左傳注解辨誤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序

遜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用於世不免譔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雅愛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註皆正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

亦未為盡得於是通註而唯傳之讀則大義益明先儒雖宏深瞻博非遜所能合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折之衷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而為之發單焉猶自為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籍得有徵據爰以自慨間有一二可以意求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古人皆極崇仰元凱資兼文武尤深敬慕

嘗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毀哉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其忠臣於千載之下耳恐世〻君子不審其義而謂遷擅易古人之筆故特詳覈得失而尤因以存其說馬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斂吾喙矣然古今之變典籍之繁其訛而之謬也多矣又安能一〻而為之辯也哉噫萬曆癸未年春

日古婁傅遜士凱自序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傅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喜何爲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寐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后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不如早爲之所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除之也故伯答云必自斃意可見

未嘗君之羹杜云宋華元殺羊爲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羮居人之右傳云大羮不致爾雅肉謂之羮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爲設羮據時所有以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爲羮享士應優卹之以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爲曲說以誤後人故爲之辯

弔生不及哀 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經除無哭位諒闇終喪陸云此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大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

可乎杜既創爲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乖違蓋雖委曲生意猶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爲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陸說至允可以補千載之誤今皆從之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謬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令二月也秋令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
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
此類是也以取爲芟踐强說耳愚謂麥禾雖未
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强說而云用夏正者亦
鑿故削而改

澗谿沼沚之毛 杜云谿亦澗也愚
云爲牧圉用 謂既有二名當小
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
通曰谿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釆爾雅註而畧
改
之

蘋蘩薀藻之菜 杜云薀藻聚藻也毛晃謂薀
亦水草愚考本音溫令薀草
也其薀崇薀利宜作蘊
此訓聚作薀文義乖矣

小加大 杜云小國而加
兵於大國如息
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
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爲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杜云八
八八六

十四人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二二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爲用六爲六八四四十八用四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傳隆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不此爲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以以八矣隆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爲當故遂從之華而從之

對曰未及國

杜云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辭耳此文將遊疑有誤愚謂宋使既忿公知而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詳之知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郛尚有鄰國疑慮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

八年胙之土杜以胙為報陸從常昭以胙為祿竊謂報亦祿之意不如祿明故從之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杜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陸拔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此以氏為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謚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謚為氏如宋戴惡衛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為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氏也而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則問對相承了然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則用衆仲之

說文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强斷爲句因一字之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謚衛齊惡齊爲其臣之謚與否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爲二惡之先之謚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朱子亦云此謚應作氏

公命以字爲展氏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眞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其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爲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予以爲皆非也杜所云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據魯三桓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

子若孫皆爲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爲氏而世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亦不勝矣蓋雖均爲公子公孫必其有功于國爲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友援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立國之初其子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畢以公子公孫而官之至玄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東漢明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爲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公孫之子若孫其先世未有賜氏者而無駭自以賢才見任於惠公隱公之世應世其官而賜氏故羽父爲之請如華督弒殤立莊故立華氏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畧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待請而賜之爲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督未死賜氏爲督之妄亦據一而該百矣豈先王有定制乎且展訓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爲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爲氏之言而遂以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據此以該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甚矣劉敞亦以三桓七穆爲比即祖其意以見其失而陸乃是之亦從異杜而不究其原矣若鄭樵氏族畧又云魯孝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爲氏何所據而知之其誕漫無稽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鞞鞛 杜註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

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藻率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采二采也是繅有五采五采方爲藻率非繅即藻率也本文但云繅藉不云繅率也而改藉爲率於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繅以韋爲之木爲中幹用帛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須達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可易也乃以藻率爲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可通其明黨杜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縪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則此乃斂服與諸吉服不協臧哀伯

於此不應以欽服爲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上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帶之色非率之色也況其上下文俱一字爲一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玉藻之藻率從率辟之率本爲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應詳見本註鞞鞛杜云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據韻書鞛琫同詩小雅鞞琫有珌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至大雅鞞琫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甚穎達疏乃云鞞鞛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于愚謂鞞爲刀削必矣鞛爲下飾必非也說文云琫佩刀上飾徐云珠之爲言捧也鞛捧持之則非在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帶裳幅舄

杜云幅若今行縢疏引小雅邪幅在下註云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

其形方上稍濶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服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縢形大異不知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綁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博物君子教之

義士猶或非之 杜云盖伯夷之屬陳同所謂殷之頑民非伯夷等也竊味非字義本指伯夷言若臧孫達其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杜云僖伯諫隱哀伯諫桓積善之

有後於魯乎 家必有餘慶陸云此只據哀伯言又何遠引僖伯愚謂此杜以己意稱

特相會往

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

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事不成故但書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揆之豈有兩君特以事爲會因莫適爲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乎傳各擧重爲言而太析之過矣

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爲小宗次者爲二宗孔疏因側室爲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爲官必非何也以其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爲小宗此其意以諸侯爲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道當其說爲詳允大都始爲小宗既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升而爲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

爲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
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瘯蠡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義不明故用䟽中逐字細解

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
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
爲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爲臣下
待之自有體未可槩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
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惟穎達正義中以高
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
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亡與高曾一代者或高
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
與曾玄爲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 **君子曰善自**

爲謀杜云獨絜其身謀不及國此是以成敗論人而不要諸義也今華馬接以大牢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歷爲之補歷強氣其說本强又以接作捷其矯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大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澔已辨其謬且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大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不以國杜云不自以本國爲名料此必無者是繫諸國言耳考曲禮可見其名晉名剛皆非隱疾鄭孔云體中隱處疾疾而非隱可名恥

十年無厭將及我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孟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以母弟必連及之矣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此解寬而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
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杜引尚書無若
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
則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歛矣
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盖
始微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
勢雖微弱而終將强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
意改之若𨻶用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
氣燄燄燄馴至
於災亦同

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是謂瑕事子儀而有二心于已
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
者許以上大夫盖言瑕雖納我而中有二焉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杜云愛君非臣法也盖左氏實予拳爲愛

君而杜乃曲爲之解以合義耳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蓋杜以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爲言而貞山闕之葢許其義似容于讀之懵不知所定以示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曰此易知耳大父舍傳而看經自明矣于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下文于朔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甚明乃自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見不如一孺子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杜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據傳云允

姓之姦居下反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女于晉此疑是而非戎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爲允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其姓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杜解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孥之桶反覆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爲勇投而自覆于門此蹻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始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杜云衷中也佩玉者君子常度其言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子佩喻王而綦組綬的然可摽狂夫阻之杜云阻疑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爲有誤闕之可也考國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書敬而反常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服狂夫詛之又引周禮爲據考周禮大司馬方相氏狂夫四人則常之說似爲有據於傳亦順故姑從之

内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杜以驪姬爲内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劉炫議之因當又陸云今按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杜譏大拘此譏知言矣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陸云言其朴儉耳良是

僖公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

既病則亦唯君故杜云冀前伐虞至鄍虞報伐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報以恍其心服虞以爲伐鄍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踈以虞說爲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愚謂虞說固非而斷折之亦未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尤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無也何不觀下文云冀爲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鄍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救邑字面式道文尚有諱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爲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永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傾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竟乎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杜云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討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命大公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遼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齊竟言其盛大謬矣故俱華去而折

筮短龜長 杜用下文舊閒秉諸說以僭解於內之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物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說驗[illegible][illegible]事而言非謂龜筮實有長短也穎達正義云杜欲成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

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與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爲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卽用之以爲釋陋矣楊用脩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就麗姬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頴達舟瓜他說以伸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甚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蓍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與義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性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因又考周禮註疏亦

有長短輕重之說乃亦用韓簡之言而云易附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繇辭譬若讖緯圖書不可測量故云長短夫然讖緯之說乃勝于六經耶其誣不俟知者而辨矣又思朱子亦必有說說而得之乃云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二畫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耳不似龜才灼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即如所云則凡可以揣度者皆爲短而無可揣度者皆爲長乎天地之化陰陽之變其爲長也極矣何嘗[illegible]可推度惟世之幻變詭異多有不可推[illegible]可[illegible]意朱子乃淺乎爲言至此也惟頴達於洪範注云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違見筮龜之智等也亦引左傳之箴

獻公云筮時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云欲用之卜人欲公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係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龜之長無以加聖人演筮爲易易豈有短乎又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能悉載是前二說皆已不經穎達之疏皆與鄙見相合方敢執以自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不載于傳或筮人阿公意以爲吉又記云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且記中無大事卜小事筮二句亦周禮賈公彥之疏耳而蔡氏誤以爲禮文蓋世儒皆因晋卜人一言轉相傳播互爲曲說以強自相誣而不求諸心因概經學之晦久矣多以一時有爲之言而遂爲千載不易之訓隱大道而誤後學自唐貞觀間命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以定南北之異時議者

已病其非宏博之規至宋儒之訓詁出而我朝遂皆之以為令列于學宮并昔人註疏而俱廢之益使陷于孤陋而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豈特此一事而已哉洪範彩法由證沂記同法效明

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杜云輔頰輔車牙車意以二句義通竊謂兩頰為輔牙根為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宮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之借名為言且與脣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咏與脣齒二物並以取譬不與明乎故即以本字釋之

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竊謂上下唯同甲冑耳不為闕君將帥與士卒亦異服故從漢書五行志作袀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云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諱

以非時興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愚謂桓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暇責其以不時興役且與傳大戾故順而改之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杜云諸侯官司各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趙子常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禮爲言而桓脩禮于諸侯旣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云天子乎若爾何以爲脩禮命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又引晉悼邢丘之會爲比自當不同

九年以是藐諸孤　杜云言幼賤與諸子懸藐陸謂非也蓋言奚齊卓子于藐焉弱小耳於文意本妥

荀息有焉　杜云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此李德裕司馬君實與宋

儒論之詳且明矣

故遂削而易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杜云喪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敗莽加謚中生猶怨愚謂喪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怨者蓋申生孝而恭怨其恭於賈君亂倫耳杜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變同鄰見

七輿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爲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前申生將上軍今輿帥七人爲申生報怨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劉炫以服說爲是又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愚按王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其說爲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典命云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傳無上下軍之文果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為之報懷子好苑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耶古今以君親臣而外附者多矣豈特七輿已哉

十四年虢射　杜謂惠公舅既以晉語惠公稱射為舅故杜本之考晉語常昭註云諸侯謂異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杜謂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以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　夫狐蠱必

其君也杜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侯其象未聞竊謂上云獲其雄狐此必貞上文雄狐而言其義甚明因蠱卦名而下文又云蠱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爲狐蠱耳此本明白易知而前未及此何歟

三敗及韓杜云晉侯車三壞陸云晉師敗也杜緣上文卜人之言遂以爲車壞其說拘而陋矣

入而未定列杜云列位也陸以爲師之伍列承上文言能合其衆而言豈有位未定而能合其衆者乎亦拘

晉於是作爰田[illegible]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民陸用國語[illegible]中說作易田之法以賞衆又用漢書地理志[illegible]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爲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明代田之制何以爲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氏云讀肥取賤也良是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陸云此上六本爻之義未及于離當云兌爲少女今言離爲中女誤矣今據歸妹兌下震上陸說良是

姪從其姑杜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至以既云離爲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爲姑未許其義劉用熙曰震變爲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女爲姑姪非取長次義也說本明直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杜云先君敗德非簽數所生林云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數之乎初讀之似林說明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猶過矣故仍杜但以及字爲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杜云雖不復從史蘇不能益禍陸謂雖不從史蘇無益於今愚以上文揆之皆非也上晉侯曰從史蘇占吾不及此是欲免禍也而杜公不能詳禍豈間意乎如陸說則當云從之何益而乃曰勿從亦相戾矣愚詳味之益云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焉省文耳不然或有誤也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杜註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可當一事之功服虔曰一役者統韓戰之役也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十六年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杜註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杜云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愚竊謂天人相感久矣人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正賢智所當察也叔興分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叔興所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恐爲有識所譏何也讀傳文與杜註雖同而意實別蓋不察其意槩以其文而淺解之故云云爾且其言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爲吉凶之所兆耶又曰吉凶由人然人獨不能感天乎故去舊註而特會其意以附註於其下云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杜云三亡國魯衛邢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邢衛耳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乎又薄德謂

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挾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槩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云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故特隨時而治之今特高大其制改名高門作新以易舊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愚謂杜以土之不時之時爲土功之時下文從時之時爲隨壞時之時二句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兩之自見其謬故愚稍用其語而改之使恊于事理幷使之成文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杜註云穡儉也 陸云[illegible]

矣不應重言務穡林堯叟謂以稼穡爲務然矣外傳常註亦同

以服事諸夏

註註云與諸夏同服王事陸云猶言以服事服耳不必更言王事愚謂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事雖時不然原其始而言之宜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杜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謂以大司馬即司馬子魚陸亦以爲然又引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

鄙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此獨言大必有所別也若史記疎畧多矣豈可以爲據又何由而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世家內亦未曾言其年以固爲司馬固記事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

金鼓以聲氣也 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順故從劉用熙云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又金鉦也用以節鼓

戎事不邇女器 杜云俘馘非近婦人之物陸曰依杜云是以俘馘爲器與傳文乖矣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杜註云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臣事之則不可以二跡曰質形體也崩屈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張鑿質即贄耳

晉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

辟不敏也

杜云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原杜之意以為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闕傳以赴者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懲不恪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為不敏達於事不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

為達是也而不求其不達之故思之淺矣

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蓋賢而有大功然以愚考之顛頡魏犨俱奸命於圍曹頡即戮而犨亦被黜後犨亦未有勳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乎狐毛設旆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大師初不在魏犨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之耳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

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妾以女留以馬如周瑜之建策於孫權縻玄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塀又去益恨故從者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矣姑舉其一於此　杜註云若遂以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傳相在相字爲句陸以爲當在夫子爲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先解其義杜以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相爲傳相以爲傳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爲帶句豈有傳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　奉匜沃盥既而愽雅當自知之句絕亦自見

揮之　杜云揮湔也陸云揮非湔也蹶曰蓋以盥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省其文與蹶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未畢故手尚盥而揮之以湔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盖幽畢而揮
之使郤也以子圍妻故諸註皆謬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
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爲之用者傳又云
欒郤爲之内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
之事耶盖但
言其可任耳

弔二叔之不咸杜註用馬融說云
周公傷夏殷之叔
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衆
賢達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
亂鄭玄鄭定襄與陸貞山皆以爲然予獨主杜
盖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
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
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況
流言者尚
有霍叔耶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 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周公之樂歌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外傳亦必爲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爲所傳異耳考杜說本之韋昭韋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附而合之竊以爲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之爲是而此傳之爲非亦未必此傳之爲是而小序之爲非也今註傳姑依本文解之與詩序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

棄襲龍而用三良 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孔疏曰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説爲得而乃以杜註省賢畧蓋惡斥其短耳

其省視官具于氾 杜云省官司具器用是以省視對具字以具爲活字用非也蓋言省視則備辦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二十五年 請隧 杜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此賈逵說韋昭曰隧六遂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冢人以度爲丘隧則凡葬皆用隧傳中魯宋俱有隧正書云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王葬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允難定故並存之

王章也 杜訓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本鑿蓋章典也云王制耳

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句蓋言從即從行矣何須用徑字

乎且餓字亦無著二句文意亦不佳故爲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野無青草杜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陸云如之爲而雖傳紀多有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爲如字當作似字訓罄國語作罄帑昭註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罄也又禮記罄于甸人䟽援此傳文正作罄陊下著王氏說亦云縣樂器之罄盡罄磬古字通用則如帑註無疑矣愚自幼讀此傳暗與帑合但杜又云時夏四月今二月故室無資糧野無蔬菜殊未當而陸未及議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於此年乎計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設解也**大師職之**杜云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劉用熙曰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當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言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劉炫云自祝融自鬻熊其間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爲曲解終自難通以爲傳寫悮今皆其年不詳其世

二十八年曹人尸諸城上杜云磔晉死人於城上愚以曹弱小何敢磔其尸以取怒於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則晉師自爲懼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蓋尸陳其尸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勸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爲勸不知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

耳邵文莊公言百猶所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比訓百爲勵爲近理盖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爲直跳曲踊爲横跳皆明切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杜云除除懷惠呂郤愚謂非也使文公不得國則懷惠呂郤於晋未爲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除害以得晋則享有晋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避之耶盖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國而其時荊小之受害於夷狄者多矣前享而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晋耶或謂楚王不應以已爲害爲言殊不知英雄方論天下大勢當不掩一已以自諱也成王知公必伯而不殺豈庸人哉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杜云亢猶當也讐謂楚陸云亢亢敵也讐謂宋宋爲楚之讐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矣

楚子伏已而盬其

𦞧杜云盬啑也正義曰盬之爲啑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爲必非也盬從𠂢啑從口二字義絶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啑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注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啑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而柔也予𣅀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盬是下伏者伏於下以手揉折其腦而僕碎之宜從詩王事靡盬之盬此盬與周易幹蠱之蠱惑義不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室靡盬云盬亦蠱也蠱是蠱之害物故爲不堅固也貞山乃以爲非須讀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爲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𦞧之將故必以啑爲訓觀周禮實紹頭而言則盬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

可易也〻吾且柔之矣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解而不明所以柔之之義因憶歸田錄人氣粉屏之說推考工記角本蹙腦故柔之義類解之一友云人食腦則陽痿而骨弱復從杜以嗟訓盬予幼聞諸腦敗陽令考之止猪羊腦也思子犯審見事空權解公夢用和煦意淺言之乃得彼說既鑿且污瀆其君太甚故不從而記之以存疑焉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杜云甯子退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解以甯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其未備乎且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知其所備者何也況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忮害

之心故甯子先入欲護救其妾殺耳而長牂惧
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
命殺叔使甯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
以掩未備則是求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之股
而哭之又使殺歂犬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
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
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
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
則非也愚按

大旆之左旃

杜云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據此云大旆則
不可繫於旐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
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乎文義且前於設二旆
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旐乎
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甯子職納橐饘焉

杜云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

也陸云槀以盛饘故曰槀饘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餽食爲己職必不無及衣矣疏曰槀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槀以與之是也竊謂甯子痛君幽因慮其饑寒或無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槀饘二字則必以槀盛饘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槀食不言器而言饘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云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每有與其神恒與鬼通或文

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蓋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杜註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幷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非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强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杜云合古

之道而失今事霸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爲昔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讀之良是

二年不登於明堂 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王者策功序德之所

以厭之也 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好有厭勝之術當作壓既考韻書厭臨也此於我公以尊臨卑事壓既切而勝之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杜云

蓼與六皆皋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宣公所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皋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皋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皋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說誤矣又按焦贛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褔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皋陶之子若孫耳貞山謂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二國皆皋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愚以庭堅既皋陶之子若孫則在堯舜之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也又唐虞之時人皆以名稱無緣有字皋陶字庭堅則垂益禹之倫何皆無字豈皋陶字獨傳而餘皆不傳也諸儒皆各以所傳所聞言之皆

未足爲據獨馬永卿羅泌之說頗爲近似故始從之但可知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皐陶亦非其後也此等所謂闕疑者耳

六年樹之風聲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說則唯樹聲耳

著之話言杜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善之意實兼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爲之律度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盖度量權衡皆起於律故以律爲言耳

遭喪之禮以行杜云聞晉侯疾故陸云語稱文子三思而行盖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聞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

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而求喪禮以行不大過而無當耶

難必抒矣

杜云抒除也陸以說文抒挹也不得爲除當從服虔作紓紓緩也愚按班固兩都賦序抒下情劉向傳抒愚意王褒傳畧陳愚而抒忠韻會云抒引而泄之也今從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庥之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庥傳意矣愚謂著讀上文則陸說爲是觀下文況國君乎句又是杜說爲長蓋公族固爲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焉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先

蔑將下軍　杜云先蔑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始以逆雍而出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軍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蔑既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旣云背先蔑下文先蔑奔秦故遂以此強解耳故啖助曰上言背先蔑立靈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反蓋先蔑時雖爲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蔑旣逆雍於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塈旣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爲不然大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瞿僂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妊居公里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奔狄而趙盾送其孥傳中如先蔑事亦比比有之且云蔑既在秦而下何云奔秦耶即在秦自謂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晉可知盖盾說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蔑何敢棄其職而不從之先蔑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蔑自以所事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為無罪則先蔑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為國之義奔秦亦以事不終之故此何誤之有諸說亦見之不然矣故既削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辟不敏也見僖公二十三年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杜云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此郤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懷之引夏書數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耳其云義而行之云行賞罰合其宜也賞合其

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之賞則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用之節生民之命何與乎郤缺意在綏懷諸侯而杜以富殖人民爲言缺欲施恩慶賞而杜以節財厚生爲言不大悖也乎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杜云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幷還衛申鄭地陸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爲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於上年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幷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强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公五年此人盖因地爲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盖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杜註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爲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乎盖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令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己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决愚反覆詳味傳意并考諸說而斷之

如此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杜云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傳文明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伐故令以此師為援欲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以前未有識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國之賞與大侯上云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亡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

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彤班爲有據故與之以爲微耳後是文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

而劉炫之徒亦未有規焉何居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在宣十五年

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魯桓之十六年

杜云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陸所考有據可信故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玉 杜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趙子常曰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玉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爲好也陸是其說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玉則秦使者何爲違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玉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緣此時晉主夏盟魯事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爲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爲瑞節所謂輕財重義亦未

盡其義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杜云策馬檛臨別授之示已所策以展情劉勰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其旨蓋以爲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爲博故每引他說以爲傳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己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勰文士一時之見詎可據之以爲傳解耶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官爲書與宣子陸云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爲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

鹿死不擇音

杜註音所茠廕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陸云以音爲廕未之前聞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鋌而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杜註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于楚如鹿赴險陸云莽子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敝賦以待儵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間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𪊽鹿疾走貌愚謂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爲言文不順矣況鋌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𪊽強矣今考鋌銅鐵朴也盖語意以鋌鋌鹿而後鹿走險耳其義甚明故敢用陸說并參以己意而改之

窮奇 杜註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盖四凶之號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成所註叢談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此則衆說皆同

投諸四裔 杜云裔遠也大明考說文裔衣裾也徐鍇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中言裔夷裔子裔胄之類義皆視此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杜註畫馬爲文四百疋說文引此傳作馼馬亦云畫

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爲可愛重若畫馬爲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長

官三年矣杜云官學也此仍曲禮宦學事師

美漢儒之謬解謂宦學宦職學學經藝夫士人爲學皆將用世非宦乎經藝宦職皆其學豈有二之各專學焉者此宦必閹宦宦女之宦故從趣語范蠡宦吳之解解焉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杜云盾以其故官與屏季使爲衰之適陸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以嫡子爲宗宜統族人故以屬之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夏之方有德不必是禹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蕪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愚

謂方字當在禹世無疑

魑魅罔兩 杜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陸擾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以是爲而子 故以杜誤恐以怪物難定兩存之

杜云以蘭爲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秀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四年以貫笠轂 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正義曰服虔云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以意言差於人情爲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以示不絕異說

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杜註殪盡也貫猶習也劉炫云泰誓商罪

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國名疏曰二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皋陶之後偃姓若舒自爲一國傳之三年爲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爲二國名孔氏遂以爲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今按羅說爲允孔又以群舒爲一種尤謬群舒者尤言群蠻通衆舒而爲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内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十二年夷於九縣杜註云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九縣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爲陽數之極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爲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國爲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間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徼福於四君不泯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之若以滅國爲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復追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亦既甚焉

軍行右轅左追蓐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蓐草爲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爲非也蓋楚五分其軍爲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如

以車之右左而爲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否也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蓐於軍中不亦煩擾乎盖古今之爲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既分軍爲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爲戰備左軍專追蓐爲宿備前軍專斥堠以慮有無後軍專爲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晋知瑩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爲三三不可分而爲五乎

有律以如已也杜註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今據杜以已作人本謬故曰律否臧且易竭也杜云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

以凶也杜云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爲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爲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卦象而不言事理此其浟耳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故敢從其説畧附以已意改之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註云聽氣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蘇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禀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此關杜之短既明而解之尤暢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

謂上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註云十五乘爲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麗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爲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爲偏之偏字故强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後段觀之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爲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爲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高簡難解舊註復謏焉益難通耳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杜云单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以鈍車逆遊旆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爲而用以疑群帥耶此盖三子各逞其伎以示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

兩馬掉鞅而還杜言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䟽云兩古字作㒳邵文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盖驂馬折旋則其鞅必掉而示閒暇之意在其中陸似從邵說愚詳味之非也左既射以菆御下不兩馬何所爲乎御下兩馬而左手此時乃代執轡而掉鞅爲閒暇耳

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杜註惎教也陸云惎毒也此謂惎爲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旆皆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㣂云舉也引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也其義良

是疑令文作惎者誤愚謂以惎爲教者固謬而以爲舉者尤謬夫兩敵交戰既勝而乘敵之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脫乎教之已過況從而舉之乎教之舉之一爲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脫扃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之教耶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無量豈敢復以數奔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人之仁過於宋襄而晉人騃痴不解事之甚矣古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惎毒而殺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乃出既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教人語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爲固然而不求之心幷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未之正也或有以郤至見楚子免胄趨風謂古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郤至見敵國之君故
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欒書亦以此爲譖
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郤至之多
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爲失禮
違命此楚之教晉與狂
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云以我
比其鄙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
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高誘註
謂以宋爲鄙邑與杜說同貞山以爲當作鄙薄
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註云鄙賤是也尚
書反鄙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杜無疑下云亡也
可見陸多引他書爲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
過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杜云主人亦設籩豆百品
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非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杜云容貌威儀容顏采章車服衣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貨命宰幣帛言往恭則來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爲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杜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謙示整暇春秋特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爲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爲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謂者與門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也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爲解其登床刼盟之意畧不爲言尤疎矣

成公二年桀石以投人 杜云桀擔也竊謂以擔訓桀字義既迂又豈有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擔負石者乎考韻書古字桀與磔桀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桀而碎之以投人也

紀甗玉磬 杜云甗玉甑與磬皆滅紀所得正義又謂甗與磬皆玉器謂甗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考周禮有甗人本瓦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甗皆銅器古人器自有所以爲重者不皆玉也玉磬自應齊物非紀也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 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誠非矣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一意不屬果謬

用蜃炭 杜云燒蜃為炭以瘞壙劉炫以為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按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註以蜃禦溼也不言燒蜃為炭又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所謂炭亦灰之類非也愚謂塈用炭此其常也不得為厚傳何用舉之鄭註雖不言燒蜃為炭要其用時自燒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溼非炭不可則燒炭

不必言矣炭與灰本一類而亦自别今如時俗凡燒物存性者爲炭燒過者爲灰傳言壓炭焉知非燒壓存性者乎**吾知免矣**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也蓋言以已度變必免于患耳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蓋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亦異姓何能字魯乎

六年其惡易覯杜云惡疢疢覯成也陸云下文有汾澮以流其惡註以惡爲垢穢與此字同訓與良所未曉愚撮獻子說沉溺重膇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疢易成又按爾雅訓覯爲見其惡易覯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民愁則墊隘**杜註

云墊隘羸困也陸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註釋各殊此年言羸困襄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應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按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湫隘註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溼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有誤宜作易覩則墊隘墊隘則民愁於文理爲順皆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杜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謂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焉此語亦難曉孔疏亦云左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

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遣文必不如此令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毎乘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濟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毎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彼泥于為兩為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焉耳其成辯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杜云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傳云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良然

夫狡焉 至 惟

或思或縱也杜於彼馬爲句於下註云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昔人當唯此爲命此文强而意不暢陸以彼爲與下爲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幷以成大國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矣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言新麥且時舉其大者必麥也

居肓之上膏之下杜云肓鬲也心下爲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爲惟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作鬲以易傳文以規杜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說云心下鬲上爲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於是始覺有緒舊聞猪臟與人相類有一友曾親諦觀猪臟爲言心鬲之處方憶膈者隔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清潔之處自鬲以下皆腸胃汚濁之處故昔人言洒之美惡有鬲上鬲下之分則心在上鬲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肓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以經絡穴道帶某腑某臟而治之二豎居心鬲之上下猶有肓與膏之係而在膏肓之上下則于腑臟器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膏肓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不攻自破矣元凱以鬲釋肓固有少問而諸韻書釋肓字皆云心上鬲下其訛舛差謬以誤後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爲膏固矣而

子云鬲之上有膜爲肓何所據乎予曰據素問曰鬲肓則明云鬲之肓也鬲之肓非其膜而何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熏於肓膜註云肓膜謂五藏之間鬲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肓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世醫誤點膏肓穴不知何以也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註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詆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若指鄭伯則遺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杜云舉詩之正以譏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

亂也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説詩者同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説固善然讀傳文自覺杜説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杜註養威儀以致福孔疏云往適於福陸深取之又引顔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援此傳謂之往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爲長愚深不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求福乎若如諸説則君子之微福甚矣其爲威儀也必不佞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説而於養之字義猶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之耳惜貞山之博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使呂

相絕秦曰杜云盖口宣晋侯命子謂非此必詒書與秦傳文簡不及詳耳所詒委曲詳贍自成一文其爲書明夫若呂相口宣何其敏給如此且秦國群臣多矣何皆鉗口塞聰而任其逞辨重誣耶皆非事情**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昬姻也**杜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云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既曰未必晋於白狄別無昬姻是矣杜註本鑿

○**十四年不許將亡**杜云楚大國必見伐故亡是何不審事情而言之易也盖先世宗卿其殖根固矣又有伯國之助是內外合而能搆禍也**春秋之稱**林云稱權衡言書法之有權衡愚謂言其善可稱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杜註闕死者拘矣陸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於義爲當

好時以動杜註禮以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於時事不切陸謂最非

晉國無釁而楚以利犯鄭自起兵端不能順時息民其義優矣

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佇以下杜言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云若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諜在其間所以明候形勢也謂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諜以明候形勢兵家之常於此宜無用此時鄭師已敗鄭伯單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覘乎諜間所以覘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諜爲疑兵于前乃從其後而佇之耳

憂猶未弭杜註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于戚所謂憂未息夫舍其君饒大子試而以從子于戚爲言

其謬甚矣

于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杜云僑如於是作亂

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私爲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因國佐爲魯請逆正義強欲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豈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之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能奉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旣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使

復命則爲罪甚矣豈豹之賢而爲之使果奔則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爲言其終蓋强以自飾焉耳**奉君命無私**杜云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杜云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穆伯之忠耳何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未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杜云蒙衣亦爲婦人相冐陸云蒙衣者爲婦人服以自蒙冐也此云相冐文亦小誤愚以杜爲相冐使人不見若如陸則傳文應云蒙衣與婦人矣**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遠兵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據晉語韋昭註遠兵者能遠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弑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杜云內宮夫人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公容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衛從之師倉卒不知謀乃逃入耳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杜註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為哉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杜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

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人以鄭故覩集失於目即爲成公矣又云非爲取人任不亦贅乎若然成公與鄭自爲二也蓋成公謂楚王爲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微下文云云此雖前人未及可以理推也

官命未改 杜云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孔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耳古今人稱公爲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說甚明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君即位施於國內者此外敵兵爭宜以時制豈可以此爲例乎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 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繹方自戕

以司冦主刑

故以爲詞耳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杜云肆夏曲樂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曰渠此因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而常昭之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上文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庶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一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數二名陛謂炫說是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繁遏是二渠是三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驁夏而九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

之名亦未見其爲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爲篇怢此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若呂叔玉則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篇怢固成而爲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爲之者間有槩取其意義而名之者若勺若賚之類亦即以爲篇名矣果如玉說何序詩者不即以肆夏名時邁繁遏名執競渠名思文乎今詩以時邁執競思文爲篇何待强以肆夏繁遏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時邁猶可至以繁遏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尤强矣故先儒亦以爲譏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嘗昭以九夏中有肆夏則斷以肆夏之下二章而爲三叔玉以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爲三

復强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二篇皆以夏名似節說爲近然周禮載杜子春註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矣又三夏重名繁遏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玉所定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皆言周之令德獲景福于天天子以此享元侯明祖德之光大以啓其感懷之心意與樂協而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載呂叔玉所云亦見有未安也

靡奔有鬲氏 杜云

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羿既篡夏相奔二斟

浞用師代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云家衆既殺羿而靡方奔有鬲則靡或自拓下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釁易圖故姑事焉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縣斷者西山之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此僞書大禹謨之文杜時未見古文尚書故爲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傳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帝時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備先儒或以爲僞辯論頗多今杜
所云逸書旨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杜云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迂矣陸云不堪其司武之任爲當子罕善之如初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服處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爲不然轡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子罕善之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貫等耳其雅量可知且其待轡已出亡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從順也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陸云既言衡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故愚為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不順道而妄為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云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詩鄭箋云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義迥而不順不如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

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彌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熈曰食于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工令非謂死而配食也愚以二說誠長且火正而冠以古則當火正之身矣何配食之有云以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矣又其下云火正閼伯居商丘更明也

始往

而筮之遇艮之八

杜注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以爲筮法以少爲卦主
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以之某卦觀之否師
之臨之頤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
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
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
悅下爻卦而推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
之云卦也據貞屯之說爲有理經觀朱子之說
亦如此說者以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
大不與者否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
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
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
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
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
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則貞屯所引劉禹錫之
言乃筮蓍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illegible]

又朱子所定何自與其説也想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艮其腓不拯其隨者乎故蹟云周易以變爻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眞殷易也然今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在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蹟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筮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震下兌上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僑如之微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繁云之隨爲滋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彖辭元亨利貞无咎姜自以已行不臧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四德者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反故必內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艮之隨而言艮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爾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愚據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

鄭玄云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illegible]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祖之廟故爲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即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爲遠祖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爲遠祖廟無有爲魏說者然此衞成公於獻公爲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爲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爲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夫守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洊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黝堊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黝墻謂之堊地與墻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爲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莫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爲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爲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爲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爲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近遠無當從兆從示爲祧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親盡則挑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毋爲遷就之說以信

其誑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祧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强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非遠祖乃曰從衞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禮歟況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祊或曰宗祏或曰宗祧意各有為而自以所重為言耳讀者少求之心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博稽群籍為漢儒宗偶以一癒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了翁大儒一訂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此乎

信者言之瑞也 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之蓋以信為言語中之祥瑞者耳

輸積聚以貸 杜云輸盡也竊謂輸文從車於

書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盡出之於文不宜疊盖輸爲委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民安堵而德自遍此亦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爲樂名陸以莊子有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勾曰宋魯於是觀則其爲樂名也必矣夏旌盖桑林樂中之舞以夏旌爲標識耳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退楚令讀傳文非也故從劉用熈以退諸侯之説

牲用備具 杜云王爲王備犧牲共祭祀愚

觀傳文云牲用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爲用耶

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 杜云騂旄赤牛也陸云騂赤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有犣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爲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又莊子有犛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豈能必其騂乎疏云旄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旌旗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考韻書犣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騂牡耳凡有事用牲皆牡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云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愚約即知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良是但以淺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以大勳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爲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云二軍謬矣正義詩傳其說多不載

不然不舍 杜云三家盟詛之本言愚讀傳文蓋言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也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杜云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蓋塚壙之稱杜以爲長夜未曉其說毛氏亦曰窀穸墓穴也今按說文釋窀穸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朝廟有論墓穴無論故訓爲長夜作虛語用之今觀書皆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論故以窀穸爲言耳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陸云此註以昭公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爲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爲允姓豈其然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爲姜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句

子叔齊子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是其謚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爲字獨不可以爲謚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偏

諦耳

穆子賦匏有苦葉　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于必濟魯語載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陸以杜爲此解而不取彼義爲非愚謂穆子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以令衆未必爲穆子之本意也其不取要爲得之

鄭人執之　杜云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劉用熈曰公雖召鄭鄭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時勢劉説爲長

無告無罪　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謂以無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

官師相規　杜註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爲官師顔註師表也各爲一官之

長今觀語意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杜云胙報也表顯也謂顯
言衆官耳
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
胙即無丸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
東海耳 冨而後使復其所 杜云賣玉者得冨竊
自妥 謂於此事情難通獻
玉者以爲懷玉不可以越鄉故子罕巳置於其
里而使玉人爲之攻之如獻獻玉者將其玉賣於
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玉者能賣以致冨自能歸
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
亦不應如此大器也
盖冨者盛美之云耳 末段係十五年事失分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爲夷也 杜云
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容主
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平故得會鄭伯恩按此文意强繫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久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而强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爲重鄭伯特夾於諸國之大夫故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夾之於諸大夫也[illegible]說較[illegible]

十八年曾臣彪 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上有天子以譏告神曾臣猶末臣據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釋曾臣爲末俱謬

乃脫歸 杜云脫不張旗幟陸云何由知之愚謂避也避則儀衛必略非脫乎

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杜云此衛所欲

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據形勝要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爲害也史傳所記多矣前衛以防門不足爲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有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並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故刪之

皆衿甲面縛 杜云衿甲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紟又引少儀云國家靡則甲不組縢鄭注縢紟帶也愚謂凡軍中被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盖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模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 杜云天子銘德不銘功卲文莊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杜不解令字故以備之

城西郛懼齊也 杜云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

爲鍾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會小理自應懼不待鑄鍾杜爲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此類頗多皆去之

諸子仲子戎子 杜云諸子諸妾生子者二子皆子姓按晉子云中婦諸子了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五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子宋女也今依房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云譏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爲是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智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菽之篇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故謂逸詩焉

莊公爲勇

爵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今淺觀之陸說爲優細玩之則杜說爲是蓋使爲飲爵則殖罷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斬之以爲爲晉君勇也唯其爵位故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詁解辯誤卷之上終